



心有定力

的意志和堅定不移的本性。

樹倒一般源于自身空，源自內心的霉變和腐爛。

而且，別人的評論，都是建立在他們自己的價值取向的，實在不足為據。如果別人

的一番評論就改變了你的價值取向(價值觀)，只能說明你從來就沒有確立屬於自己的價值體系(價值觀)。

所以，不要太在意別人評論，重要的是要學會強身固本。

聖嚴法師說，心隨境轉是凡人，境隨心轉是聖賢。我們即便做不得聖賢，最起碼也要有心

有定力的人。

從大環境來看，總體上是“走別人的路，讓別人無路可走”的年代。有了官位，還要追逐文名，有了文名，還要覬覦官位，互相侵佔別人的生存空間，到頭來，文人罵官，官貶損文人，互為水火。有了錢財，還要謀取權位，有了權位，還要撈取錢財，雖互相不屑，卻還要私下交易，以游走于別人的碼頭之上為樂。色與權、錢的關係也是這樣的，混淆邊界，亂走一氣，傷人害己。所以，我們的固本之途，是“走好自已的路，讓別人在自己的路上無路可走”——既為文人，就要恪守文人品格，把文章做大做強，讓別人無法比肩，嘆為觀止。既為官人，就要恪盡職守，清正用權，讓別人尋不得破綻，無處產寄生之卵。既為富賈，就要義字為先，憫人濟世，讓別人難生輕蔑之念，身價自重。既為國色，就要品性高潔，不墮俗塵，凜然不叫人欺，讓別人自慚形穢，敬

畏造化，修再生之德。

總之，不會走路的人，陽關大道，也磕絆摔到；會走路的人，山間小徑，也如履平地。有路無路，不在路，而在腳。

這一點，從真正的智者那里也可以得到佐證——

據錢穆的妻子胡美琦回憶，錢穆也喜圍棋，但從不喜與人對弈，他嫌那樣勞神費力，所以更喜歡自己獨自擺棋。每當她心情不好的時候，他會說，我為你擺盤棋吧，讓你看到這裏的樂趣。

胡美琦說，錢穆讓我感到，人生也如擺棋，用不着與人比短長、爭輸贏，只要面對自我，也能自得其樂。

便讓我想起蘭德之詩：我和誰都不爭，和誰爭我都不屑。

所以，人要活得自得其樂，就是要有這種“不屑”的精神。錢穆就是靠清高孤傲成就了自己，我等也不能一味“隨和”、“謙卑”，也應該有所輕蔑，有一點傲骨。

作者：凸凸

人們評價一個人，總是看他本身之外的東西，一如蒙田所說，人們買劍，往往不看劍鋒是否銳利，而是看劍鞘是否華麗。

這個“劍鞘”之於人，即財富的多寡、地位的高低、衣冠的明暗、交游的廣狹。

然而別人的評價，或別人的議論，就像風，有時會把樹吹得左右搖擺，但風過之後，樹依然直。關鍵在于樹，是否有深扎的根須，向上生長

傳達壞消息的人

在我上班前幾個月的某一天，我不得不向一位老者告知他妻子艾琳去世的消息。艾琳死得很突然，心臟驟停小組來到現場，有人給她丈夫打電話，要他儘快趕來。按照慣例，我沒有告訴他更多的細節。我發現他站在艾琳那間病房外，看着門口陌生的屏風和寫着“閒人勿進，有事請找護理人員”字樣的標誌。那時，心臟驟停小組已經走了，護士在忙着整理藥品。我問老者是否需要幫忙，然後看到了他眼里的困惑和驚恐。

我問道：“您是艾琳的丈夫嗎？”他轉過頭來，想說“是”，但嘴里發不出聲音。

我跟這位老者說：“來，我跟你解釋一下。”我把他帶到護士長辦公室，進行了一番談話。我不記得談話的細節了，但我清楚地感到這個男人對自己孤零零地留在世上的無助和悲傷。他看上去很虛弱、迷茫，我擔心如果沒有人

在背後支持他，他可能很難從喪妻之痛中走出來。與往常結束這類悲傷的談話一樣，我向老者保證，如果以後他還有其他問題，我會很高興再次同他交談。雖然我總是這麼說，並且發自內心地這麼想，但從來沒有家屬回來找我瞭解更多信息。想到這兒，我做了一個沖動的舉動：把自己的名字和電話號碼寫在一張紙上，遞給這位面容憔悴的丈夫。我以前從來沒有這樣做過。他把那張紙片揉成一團揣進口袋，一副無動于衷的樣子，似乎表明我的做法無濟于事。

三個月後，我來到另一家醫院的外科病房擔任住院醫師。有一天，我接到之前病房的護士打來的電話，就是那位端茶盤和鍍金陶瓷茶杯的護士。她問我是否還記得那位叫艾琳的患者，說艾琳的丈夫打來電話，堅持要聯係我。護士給了我一個號碼，我打通了他的電話。

“噢，醫生，謝謝你給我回電話。聽到你的聲音真好……”艾琳的丈夫一時語塞。我等着他往下說，心想他是不是想起了什麼問題，希望我有足夠的知識可以給他解答。

“事情是……”這位老者又停頓了一下，“呃，你很善良，說我可以給你打電話……我不知道還能告訴誰……”



但是，呃……事情是這樣的，我昨天終於把艾琳的牙刷扔了。今天她的牙刷已經不在浴室里了，我真的覺得她再也不會回來了……”聽得出來，他情緒激動，聲音有些刺耳。我還記得，艾琳去世的那天上午，他站在病房里，臉上滿是困惑。

這件事讓我對自己的工作逐漸有了深入的理解。喪親對話只是一個開始，是一個過程的開端，而這個過程人們要用一生的時間，以一種新的方式去接受。

[英]凱瑟琳·曼尼克斯

母親的心

大林和二林是孝子。兄弟倆在外打工奔波一年，每逢過年回家，都要給母親 500 塊錢。

這一年，大林從外地打工剛回來就直接去了母親家。大林遞給母親 500 元，說：“娘，您看過年還缺啥，自己買點吧。”母親抬頭看了看大林，把錢拿起來又遞給了大林，說東西都買全了，今年不需要錢。大林不接。臨走，母親硬塞給了大林。

當時，二林也在場，他比大林早回來兩天，回來後也給了母親 500 元，母親笑着收下了。二林心里五味雜陳，母親偏心眼啊。

二林不悅：“娘，我哥給你錢，你怎么不收呢？”

母親嘆口氣，心疼地說：“你哥呀，過得不容易，今年就不收了。”

二林聽後一臉蒙：母親一直待在鄉下老家，哥哥在千里之外打工，哥哥生活怎樣，母親怎么可能知道？想到這兒，二林問道：“娘，你是怎么知道我哥不容易的？”

“二林，你看你哥，他是個要強的人，雖然他沒穿過什麼名牌，但整天拾掇得利利索索的。可今天，他的頭髮亂蓬蓬的，鬍子也沒刮。”



母親回答。二林笑了，說：“娘，也許我哥走得匆忙，沒來得及收拾呢。”

母親搖了搖頭：“不，二林，你沒注意，你哥腳上的鞋帶還斷了一根。你說他這樣，在外地能過得好嗎？”

二林眼睜一熱。他在幾百里外的一家磚廠打工，整天灰頭土臉的。二林心里慶幸，幸虧回來前他洗了澡，理了發，換了身整潔的衣服。二林心想，一定要找個適當的時間告訴哥哥，再回家的時候，一定要注意儀表整潔，那樣娘看了才會心安，不為他們擔憂。

作者：宋炳成

2014 年女兒出生後，我請了一位阿姨幫我料理家務。

阿姨姓王，40 多歲，半輩子待在農村。她家有 20 畝薄田。晉北土地貧瘠，20 畝地里全種了玉米，豐年時，全家年收入 4 萬多元。來我家打工，是她第一次走出農村，她是他們村里第一個敢獨自出來打工的女人。她這麼勇敢，是爲了掙錢供女兒上學。她供大女兒念完大學，花光了全部積蓄。小女兒快初中畢業了，王姐狠了狠心，決定出來打工，給小女兒掙大學學費。

村里人說：“女兒都是給別人養的，你這麼做不划算呀。”她不聽，“我不圖她們以後養我，我只求她們有個好前途，以後過得比我好”。每次說到這兒，她都免不了抹幾把眼淚，說自己無能，不能給女兒們更好的條件。

這股不聽勸的倔勁，讓王姐有機會走出自己的路。

王姐只讀到初中畢業，聽說上學時是個好學生，奈何家里太窮，沒法讀下去。她 20 歲出頭嫁人，夫家亦貧，還欠了不少外債，但她看上丈夫“人好，還是個工人”。離開農村，是她年輕時最大的心願。

王姐那時就成天琢磨，怎么從這地里多打點兒糧食，多換點兒錢。夏天地里澆灌，一般人家澆一到兩次，她和丈夫勤快，盯得緊，一季澆三四次。秋天收割，同樣是 20 畝地，她家打的糧食能賣 4 萬多元，比別人家多出一萬多元。

晉北土地大多只種一季莊稼，但因為村里觀念保守，有些人寧肯在家喝稀飯，也不願出去打工掙錢。王姐說，她最看不慣家里窮得缺吃少穿，還有心思去打麻將的人，她也不愛扎堆兒聊人是非。她把所有的心思，都用在琢磨怎么賺錢，怎么脫貧上。冬天農閑了，王姐就去村里的理髮店打工，一個月能掙 800 元。一天從早忙到晚也只能賺這點兒，很多人都不稀罕賺這辛苦錢。王姐不嫌少，“年前忙幾個月，能賺 3000 多元，過年的花銷就掙出來了，孩子們的新衣服也能穿得齊整些”。

一個人在沒有任何條件時，就只能比別人

人生莫問來處

更勤奮，以此獲得最初的成長條件。靠着每年多賺一點兒，零敲碎打地省錢攢錢，王姐在婚後第 7 年時，蓋起了自己家的大瓦房。蓋房，是一個莊戶人家窮其一生的追求，不是每個女人都有這樣的志向和魄力。王姐勤勞，還倔，認定的事決不妥協。

王姐堅信，只要有錢了，就能過上幸福快樂的日子。然而，生活從不會如此純粹。

生活中的苦難，何曾特意放過誰？

村里游手好閑的年輕人打鬥，王姐的父親無辜受連累，一天出門挑水時，被誤傷猝死在井邊。父親過世後那兩年，王姐的眼淚都流干了。在深深的絕望過後，王姐無視任何人的阻撓外出打工。保守的村子里流傳着她拋夫棄女的種種故事，她充耳不聞，決絕地要爲自己的家人謀個好日子。

王姐來我家一年多了。成日里我忙于照顧孩子，把大半個家交給她，日常採買全由她打理。

每天的花銷，她都會仔仔細細地記在一個小本上，精確到角，每個月結束時拿給我，固執地叫我一定要好好看。我從來不是精打細算的持家高手，過去也常不屑于此，可還是爲王姐所掌握的這項技能感到震驚。全家一個月的吃喝花銷，竟然不到 500 元，並且我要給孩子喂母乳，每日吃的看上去並不儉省。王姐持家，絕不會浪費一點兒食物，她會細細觀察每個人的食量和偏好，堅持菜樣多、分量少，每道菜、每餐飯都力求恰到好處。

王姐好學，對新的生活方式抱有十分開放的態度。看我做過一陣烘焙，她也要學，回家後也讓她丈夫和女兒嘗新鮮。她上網查閱各種配方，一一試做，並把中意的配方抄在自己的小

本上，沒過多久就把蛋糕做得有模有樣。

打工讓王姐家的收入成倍增長，半年後，她開始大刀闊斧地“遙控”丈夫改革生活方式。她用打工掙到的錢，給家里買了烤箱，給臥室貼上壁紙，買了吸塵器。嫌燒爐子煙塵大，她大手筆地撥出一筆“巨款”，把家里的取暖設施改成土暖氣——在村里，她家是第一家。

她給丈夫打電話說：“家里得有花，地里那一片片的野花，咱也採些插在瓶子里，好看。”

她放假回家，第一次烤蛋糕，村里人來圍觀，她端着盤子房前屋後地送。那小小的蛋糕，連同家里的變化，一掃人們的偏見。王姐家成了村里日子過得最紅火的人家。村里的婦女都有些眼紅，爭相托她幫着在外面找找打工的門路。

改造完生活方式，王姐在精神上的追求也迅速展現出來。

她幹活利索，上午干完活，下午就沒事做了，又不愛到小區里跟其他阿姨聊八卦，我就給她選書看。後來無須我推薦，她看完一本就從滿牆的書架上自己挑選，看得如飢似渴，看完總要跟我討論一番。有一天，她忽然對我說：“我發現書是個好東

西，能讓人變得有見識、有能耐，還能解煩惱。”她臉上有一種對自己特別滿意的神情。我知道，從那天起，無論她未來的生活境遇是好是壞，她的心都不再容易乾涸。王姐不再是原來的王姐了。

我從來沒把王姐只當保姆看待，每個人來到我們的生命里，都會給我們帶來啓發。

她讓我看到，一個原本身處所謂“底層”的人，縱然負債起家（連白手起家都算不上），還是可以憑藉勤奮、能吃苦、勇敢、好學這些最樸素的品質，獲得更好的生活。

王姐說過一句話：“橫堅鐵不死，怕個啥？”這句話，真有股豪邁的氣勢。

後來，我搬到大理，我們倆朝夕相處的緣分便盡了。再後來，我聽說她回村了，買了收割機，秋收時到鄰近村子里去幫別人收割賺錢。她還想開個小蛋糕鋪子，賣自己做的蛋糕、奶茶。如今，我偶爾會看到她發微信朋友圈——“幹活累了，煮個下午茶”，配上她自己做的蛋糕和奶茶的照片。

想擁有更好的生活，除了有求好的決心，一靠勤奮，二靠折騰，三靠學習，這是在王姐身上學到的。這個道理適合我們大多數人。

作者：寬寬

